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十六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碑

靈佑廟碑

建德路分水縣西二十五里柳伯鄉有神祠曰靈佑廟按神姓柳氏名逸不傳由河東徙居吳仕晉為內史出鎮新安以兵數萬禦寇境上未及返而歿靈輻至柳山下忽人馬辟易百夫挽之不動遂即其地以葬邦人相與廟而祠之廟在其山之陽蓋山因神姓

鄉由山名而今建德古新安郡也神既廟食茲土其  
護國庇民靈異之蹟甚著環數十里內未嘗有橫逆  
之蓄唐中和三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以兵攻郡城  
民禱于神大風雷拔其營柵夜傳柳公兵至皆遁去  
乾寧三年江淮羣盜並起所至蹂躪獨畏神威不敢  
入郡境梁開平四年邦人欲新廟未果梟風拔大木  
壓棟宇盡壞而像設巋然獨存宋嘉定八年蝗大作  
民以急禱風雷隨起驅逐靡遺稼用無害十一年大  
旱縣令潘振禱告祠下不旋踵而雨降歲則遂稔國  
朝至元十九年廟旁民徐甲劫殺鄭丙而逃捕久不

獲縣官以告神已而徐甲自詣官若神使之者至大  
二年鄉民郎慶失物不得賊巡檢王毅復以告夜寢  
神手書晶字示之後三日而獲賊是歲大蝗民禱之  
其應如答至正二年春夏久不雨官民合祠以禱大  
雨三日不止隣境大疫而縣以神故獸無死亾其冬  
虎狼交道人畜被害甚縣官移文于神鄉人終夜聞  
人馬捕逐聲黎明無有存者矣十二年大盜羣起建  
德屬縣皆陷民計無所出咸惟神是誦七月七日大  
風雨雹境上賊悉自潰首賊來焚廟火三舉輒自滅  
縣官戰賊桐廬人見旗幟徧山麓旗間悉見柳字賊

因大敗官軍屯本縣賊中遙見神身丈餘旗幟之見如前日盜賊以靖神之力居多焉神在五代梁貞明四年以吳越錢氏之請封尚書左僕射廣福侯唐清泰四年加封弘仁廣信王及宋賜廟號靈佑則嘉定十一年也今縣大夫高昌君言神之靈應信不可誣而封爵號稱皆出前代亦既上狀于朝請加錫命而其本末猶未有所紀載乃考圖志及傳聞之舊使來取文維神以勞定國以死勤事勲節昭于前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功烈著于後徵諸祭法宜在祀典雖國家致崇極於大神之意猶闕而民之有賴於神千載

如一日也是用備書其實刻銘茲碑勒諸廟門以傳示罔極銘曰

分水之墟有廟翼翼有赫大神茲土是宅振威敷化  
瀕洞烜歛助宣天休陰闔陽闢時踰千祀不替血食  
相時人民菑害靡測凶有兵刃毒有疾疫亦有旱蝗  
戕我稼穡我菑我患孰我屏斥僉曰嘻哉匪伊神力  
神力孔多曷報之德春秋來享祀事敢忒桂漿惟馨  
毛牲斯醜吹笙伐鼓左祝右覲導暢純精神用愉懌  
擁其慶祥布此福澤益庇我民護我王國維民載神  
詎間今昔麗牲有碑堅則金石刻辭焯靈永示無極

黃文獻公祠堂碑銘 并序

古者君子出而任公卿之位及其退處於鄉也人稱之曰鄉先生歿則相與立祠於社尸而祝之崇德美敦化原也嗚呼若吾先師文獻黃公所謂古之鄉先生者歟公諱潛字晉卿世爲義烏人登延祐乙卯進士第歷官州縣所至以廉能稱入爲應奉翰林文字遷國子博士居六年所教弟子悉爲名人除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年未七十即納祿歸養遂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家食久之於是儒林宗工日就凋謝國家思用老成落致仕以翰林直學士起公於家尋

陞侍講學士兼知經筵復總裁國史其居經筵每進講必陳仁義道德之說在史館筆削無所阿凡朝廷大詔令大制行皆以屬於公而公獨任斯文之重爲海內所宗師 未幾控辭而歸里居又數年至正丁酉年八十一而薨制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江夏郡公謚文獻儒臣之榮斯爲盛焉今行中書省臣建議謂公以精純之學羽翼聖學以典雅之文黼黻人文誠一代之儒宗百世之師表義烏乃其鄉邑建祠致祭於禮爲宜下其事有司先是縣令胡侯旣襲公文集錢梓以傳復因門人里

生之請方椽材度阼圖作祠事而省牘適下即慨然  
以爲已任擇吉壤繡湖之東爲祠宇三楹間而肖像  
其內肅賓之軒守祠之舍列于左右其外繚以崇墉  
對以名木祠宇之所宜有者靡或不具歲癸卯正月  
甲辰落成之年月日也維宰臣分藩填撫東土德威  
並著列城奠安然敬故尊賢尤爲先務是祠之建允  
合古誼而縣大夫保有民社政績昭彰又能知爲政  
之要汲汲焉祠事之是成其於教道誠爲有補是宜  
勒辭麗牲之石以紀其端而若公之學術志行揆諸  
聖賢而無媿者其詳所在右行狀有家乘墓隧有碑

銘太常有謚議國史有列傳茲不復書銘曰  
山英川靈孕氣淑清鍾爲名賢維公有作顯顯文學  
聞譽昭宣其學之長內聖外王喬嶽澄淵其文之精  
玉振金聲入神出天用以名世邦家之瑞絕後光前  
國有老成是曰典刑當宁載延文儒所職金匱石室  
廣厦細氈控辭歸休優游林丘德義彌尊卹典孔崇  
于飾其終光賁重泉乃作祠宇碩碩其礎繡湖之堦  
公像在堂歲時丞嘗率禮弗愆道爲世師人懷教思  
有弗揭虔勒辭焯德垂示無斃牲石是鑄

淳安縣三皇廟碑

三皇有廟由唐以來著在祀典故自京師暨于偏州  
下邑長吏以時祗奉祠事厥惟尚矣粵若遠古之民  
與萬物並育翺抃蒼莽無有區別包犧氏有天下始  
畫八卦造書契而文籍以生神農氏有天下爲之藥  
石而民不夭教之對藝而民不飢軒轅氏有天下服  
衣裳而民不寒作棟宇而民以有屋廬三聖人開物  
成務與民立命益不止十三卦備物而已聖德神功  
萬世永賴然則天下後世作爲棟宇而旦望展謁春  
秋歲祀固有國者所以致崇極於先聖以報本始以  
阜人民而開萬世丕丕之基者也淳安縣嚴爲壯縣

縣代歷禩三皇乃猶未有廟今部使者江夏魏公某  
行部至縣問而歎曰是可謂之缺典歟將圖爲之  
創建而公私亦竭其費無所從出會民有以事繫官  
者公爲辨其非辜而釋之旣德公甚則相與出已貲  
願任其興作之費公莫之拒遂度地於縣治西南若  
千步卜吉庀工首作寢殿肖三聖人象其中翼以兩  
廡前爲儀門又其前爲靈星門而繚之以周垣內外  
規制無弗完美繫世曠典一旦而備於是邑之士民  
夸豔懽悅咸願刻辭牲石以示永久爰使來取文惟  
三聖人之德猶天然不可得而名也然公之爲是役

則非知治道之先後者不能禮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是故不宜以不書乃著其實而書之繫之以詩曰皇矣三聖繼天立極創制開元垂憲作則迺造文字以代結繩八卦肇畫吉凶有徵民曰鮮食皇則粒之民有札瘥皇則藥之爰服衣裳俗用丕變上棟下宇厥居斯奠作民父母作君作師皇德如天何以名茲先民反始飲食且祭思皇之德孰敢失墜維此新廟魏公所成有寢有門有頌其楹公作新廟匪報皇德凡以爲民俾受多福長吏在廟巫鑿在門春秋肆祀錫福爾民皇德巍巍與天終始刻辭金石垂示無止

馬蹟山紫府觀碑

鎮江丹徒縣西若干里有山曰馬蹟是爲天下七十二福地之一左挹三茅右控五州之境岡嶺綵屬林壑深茂其趾盤亘數十里相傳東海青童君所治而老君嘗乘白馬授相骨經於茲蹄蹟猶存故山因以得名山之東有二洞最爲邃險與華陽潛通水出巖間冬夏不竭雨暘愆期有禱輒應其南有隱君之泉有鍊丹之井而巖谷之幽常產玉蘭香異凡卉歲將大稔則不根而茁焉案郡志宋孝武初二年歲在辛酉肇基觀宇以處羽流笏曰福業唐上元令王仲康

爲之記所存鍾鉦驗其銘文乃唐天祐七年庚午歲所造鎮江於時爲潤州屬楊氏時梁已代唐而楊氏仍稱天祐其歲則梁開平四年而楊隆演之三年也逮宋治平間始賜今額曰紫府且賜田及山地三千畝而復其租建炎後嘗一新之歷歲寢久棟宇日頽未及復新時若有待國家旣一海寓崇尚道教皇慶癸丑今洞玄冲靖崇教廣道大真人薛公實領觀事睹其闕壞大思無以承景貺而薦鴻釐以興廢舉墜爲已任即捐私橐合公帑徵工簡材撤其舊而大新之是歲秋冬外建三門內創方丈而財用不能繼爰

畜爰積閱十年當至治癸丑之冬而大殿乃成又十年當元統甲戌之春而兩廡始備凡庫庖庖漏之屬莫不次第具完密宇廣庭華飭炫燿穹檐隆棟光景蔽虧儼然大清之居列仙之館矣至正甲午觀成已二十年其徒以謂觀之託基於是山公之致力於斯觀宜有登載屬予爲辭夫宇宙間名區奧壤大抵扶輿清淑之氣之所鍾然必得至人高士爲之增重而後益有以顯其靈所謂地以境而勝境因人而著也是故自有是山不知幾千百年老君乃來赤蹟開秘而山以得名及有是觀又九百餘年薛公於是昭被

帝命主茲法席而觀以復新地以境而勝境因人而著殆有數存其間豈偶然哉公名廷鳳字朝陽蚤學道龍虎山故特進玄教太宗師吳公之弟子而今大宗師于公又其弟子既領是觀至正丁丑奉璽書賜號稱真人領杭州四聖延祥觀明年戊寅兼領鎮江道教兼住持乾元玄妙凝禧三觀大宗師之傳以次及公而公固辭集賢以聞特命加其故號進稱大真人復領杭州道教且主領大開元宮云銘曰

巍巍茲山名馬蹟發祥應異自古昔陰巖密洞閟幽閭福地宜爲僊聖宅爰自棟宇基肇闢閱歷寒暑歲

九百廢興相尋事叵測

皇元道教致崇極有大真

人尸法席宏宣至化昭

帝力改舊綱興鉅役土木

壯麗功匪亟餘二十年乃就績耽耽潭潭衆楹植塗  
墜丹堊絢金碧林谷輝映咸改色寶旛繽紛華蓋累  
雲璫石磬振朝夕天神來游畢懽懽錫美降康永如  
式壽我 天子年萬億國祚綿綿與山積勒以茲銘  
示無斁

義烏縣去思碑

義烏隸婺爲上縣論風土者謂其民尚氣可以義服不可以力屈故凡來爲縣者苟有循良之政以善撫

之則民無不樂從而政未有不<sub>易</sub>成者也國朝之制郡縣各置達魯花赤爲長官義烏自版圖入職方七十有三年爲長官者已二十人而今亦輦真儒林公繼之求其有循良之政而善於撫民者公其益庶幾矣公敏而練明而不察勞而無倦仁恕而有容其爲政務在抑豪縱卹窮下使富貧大小各得其職要以恩惠及人爲本而於風化所關尤盡心焉先是民之役于官者苦於夫傭之出上府卒史道至縣者輒覓夫乃行或徒索傭錢而去縣設閹胥司其出納他有徵歛更倚是名求之糜錢日至數百緡公至俾民所

出減前十九不啻而濫覓者皆勿有所與民大稱便田政久廢民或無田而被役而多田者其役顧與下戶同公奉憲府令盡括其實定著于籍由是民田苗米莫得飛寄詭匿多田者則隨其田之所在驗米之數以受役而下戶細家差徭俱免民皆服其均平屬時難虞鄰境騷動民心搖惑不遑寧居公早夜慰諭令民以十家爲甲各相團結且募民丁教以擊刺之法從行村落以察奸究四境隘塞之處復集民丁戍守之人尤持以爲安適夏亢旱原田告病公齋戒徧禱諸神祠不應則露跣稽首以籲天七晝夜不輟雨

乃時降火起市中勢熾甚衆莫知所措公直火所向  
銜哀褻解衣投火中火乃撲滅人以爲皆公精誠所  
感以及有是會歲大侵官民租皆無入庸田使者按  
視將復徵其半公力沮之言極剴切遂得免十之八  
民用深德之俚俗惑陰陽家說有親喪十餘年怵於  
拘忌不葬者公下令以百日爲限仍停喪於家者以  
不孝論民翕然從化不再閱月就葬者數百喪暇日  
則坐庠序與學官弟子貞考德問業而閭巷之塾亦  
以時見其師生而獎勸之仲春勸農必躬歷境內語  
其父老盡丁寧告戒之意歲以爲常所謂公之爲政

務以恩惠及民而於風化所關尤盡心焉者多此類  
它若縣治頽敝旣因舊而大新之三皇孔子廟及繡  
川龍祈二驛又皆一新其觀縣據孔道觀瞻所係乃  
即西郭夾崇墉而建門瞰重門而創閣以嚴啓閉以  
謹候望東江石橋久壞於水重作其二頓橋以復完  
繡湖隄廢則重築其東隄而植蓮其中並湖之民賴  
其利焉凡是興作皆使民有道民咸勸趨之公居官  
六年以滿代去縣民乃相與謀曰公之爲吾縣也不  
爲他人所必爲而爲人所不及爲有德於吾民甚厚  
盍采其足以繫夫人之思者刻之於石以示無忘予

爲之言曰今之仕於郡縣而能有以及民者鮮矣此親民所以難也而縣爲最甚何哉蓋民心至難悅也而去民尤近者民怨尤易歸舉而合宜彼其心悅也者幾希不幸而少拂其欲焉則衆惡已隨之矣故爲縣而能有以及民不爲所怨而爲其所悅旣去而見思若公之於義烏者當今之世求十一於千百而已嗚呼若公者豈所謂循良之吏者耶是用道其善政備書爲文而興作之功皆率聯書之公諱兀而入字仲弘用廕入官由涇縣達魯花赤調同知新喻府事乃以儒林郎來爲義烏其來以至正九年六月而去

以十四年二月云係之以詩曰

上縣義烏百里之封俗本尚氣禮義則同相時編民孰牖其衷孰善禦之粵惟我公恂恂我公循良之吏不猛不寬政以無敵慈愛所推黎庶蒙被瞻言百里率囿于治財維民心公實優之役維民病公實休之民危吾危民饑吾饑凡民之菑公實麻之問農何如我耕我有問吏何如我法我守小大富貧旣安旣昇民亦有言公我父母愛公父母敬公明神公今去矣孰保我人我觀百年如一秋春遺愛之存其曷能泯繡湖之波其清湜湜民之公思有未無敦采諸衢謠

勒此道側匪我誇公示後爲則

元故弘文輔道粹德真人王公碑

至正十三年庚寅十月十六日弘文輔道粹德真人  
公僊化于湖州德清縣百寮山之開玄道院春秋八  
十有一其徒以十二月二十日奉遺蛻葬于玉塵山  
之原今洞玄冲靖崇教廣道大真人薛公廷鳳實嗣  
公住持杭之大開元宮乃述公道行使來取銘勒之  
茲碑公諱壽衍字眉叟姓王氏其先河南修葺人宋  
建炎初從渡江遂家于杭而著籍焉曾祖雲葦翼大  
夫保信軍承宣使祖顯宗右葦大夫某州觀察使考

子才葦功郎判修內司幹辦御酒庫公生而穎悟迥  
然有拔俗之標自幼篤志於道人莫不以遠大期之  
至元甲申玄教大宗師開府張公之弟子陳真人義  
高爲梁王文學以事至杭館于四聖延祥觀見公即  
器愛之遂度爲弟子年甫十有五從陳公至京師乙  
酉至上京入見裕宗于東宮陳公從梁王北行公與  
之俱止于哈察木敦驅馳朔漠備殫其勤丙戌還京  
師丁亥從開府公代祀諸山川至杭俾公提綱四聖  
延祥觀事尋侍開府公還朝戊子三十六代天師授  
公靈妙真常法師袁州路道錄未任改杭州開元宮

提舉宮事壬戌三十七代天師加授崇教之號仍提  
舉開元宮是歲至京師奉詔訪求江南遺逸舉永嘉  
徐伯孫金華周世昌引見于香殿奏對稱旨甲午  
成宗登極命公召天師龍虎山比至歲醮翠華閣及  
萬歲山圓殿竣事錫賚優渥元貞乙未被璽書提點  
住持杭之佑聖觀觀宇久弊一新之大德丁酉奉香  
詣闕下隆福太后有旨命公永經錄江南戊戌入朝  
扈駕至上京賜衣三襲賚及其徒己亥春詔公從忽  
刺真妃北行梁王旣改封晉公繼被旨代陳公事晉  
王陳公還至桓州化去公筑筑然扈從而歸庚子春

侍晉王入觀蒙兩官錫予加厚尋得旨南還仍給佑  
聖觀印章視五品辛丑制受龍興路道錄王隆萬壽  
宮住持提點實嗣陳公之職泣事之日開堂演法聽  
者翕然道價彌振壬寅入朝璽書加護王隆癸卯回  
杭以佑聖觀事傳于孫真人益謙而屏居開元甲辰  
制授開元宮住持提點丙午舉吳真人以敬代居王  
隆丁未 正宗御極從三十八代天師入觀至大戊  
申開府公辟公僉議教門公事被璽書及興聖太后  
旨加開元等九宮觀且代祀諸名山己酉夏還居開  
元居三年凡宮制之未備者悉完之皇慶壬子請謝

王忠文公集卷七  
十四  
宮事 仁宗即位特授靈妙真常崇教真人遣使賫制書即開元命之使不得辭就召詣闕賜見嘉禧殿因具疏言臣聞道家以無爲爲宗古之言真人者閑邈矣今爲其道者善傳上意達諸神明導况祉存著專一其事也惟太宗師大真人及嗣師真人又侍中被寵遇有號名命數其貴視公卿侯伯於玄教顯榮極矣夫名者實之賓恭甚則忌真人非遠臣所可得名臣請固辭不敢稱真人得還山奉祠事以報聖明志願誠足矣上稱嘆其言以爲先朝舊臣深敬禮之先是杭之九宮觀財用出納隸都財賦府及是太后

有旨都府勿有所與延祐甲寅改授弘文輔道粹德真人領杭州路道教諸宮觀事住持開元宮事勅詞臣爲贊書褒揚之仍給銀印章視二品陞辭之日上御嘉禧殿賜坐與語移時以字稱之曰眉叟且曰老子道德經不特爲道家書其道足以開物成務治天下者所當用今命近臣頒示中外爾尚有以布宣朕意公頓首稱謝又賜寶冠金服以備真人之服章別降璽書使代祀江南諸名山比還復移文集賢乞免真人號不報乃建開玄道院爲棲真佚老之所丙辰三十九代天師入覲公從偕行時晉卯在朝特命內

史府設宴以禮公其冬以金籙醮事告成受白金楮幣之賜丁巳元會朝見奉旨代祀北岳濟瀆天壇中丘及汴朝元宮道繇修葺展省先塋而還復奉旨求東南賢良兩宮錫予加厚朝臣祖餞都門外供帳甚盛米合舟膠以法禱之凍則自解戊午得永嘉戴侗六書故鄱陽馬端臨文獻通考二書表上而頒行之歷江南四省之境所至奉行上命無所不及回杭移疾餘不溪上適天旱縣令耆老來請雨命弟子彭大年禱于百寮山上甘雨隨應至治辛酉冬開元燬于災公即圖起其廢省臺百司悉來致助規制鉅麗有

加于昔開府公以是年仙去嗣師特進吳公嗣爲大宗師於公尤加親敬泰定甲子詔遣使函香爲新宮落成就召詣闕見上于宣德府勞問甚至會天師繼至同建大醮者三出內府道經并金幣賜之乙丑有旨賜金織法衣遣使衛送南歸且被璽書開元以甲乙傳次莊田所在咸加護之中宮東朝錫賚尤厚丁卯天師至杭葺醮禳海患公與同行事焉至順辛未集賢移文請公往龍虎山提調醮事至元乙丑春今上命黃真人崇大函香至四聖延祥觀建金籙大醮特命公主之夏璽書賜大開元宮額加護如前公

自以平生寵數踰分乃褰上所賜冠服及所蓄圖書  
琴劍之屬簿送宮藏以傳諸後至正辛巳宮復以蓄  
燬委提點毛子敬任興創之功而公親爲之謀畫曾  
不踰歲舊觀復還乙酉即宮中造閣有白鶴飛繞之  
異因表曰胎仙自是益倦與物接退居開玄有終焉  
之意矣庚寅十月望賓客集開玄以公生辰相率爲  
壽弟子陳子浩後至公笑曰吾遲子久矣吾將就休  
息汝其爲我欵諸賓明日夙興氣息稍促及日晏奄  
然而逝弟子遵治命以時服歛焉所度弟子自陳子  
浩而下若干人初公念開元之傳未有屬而紹玄教

正系者實惟薛公預署傳授之文致之時薛公方辭  
大宗師之傳遜讓再三不獲已乃勉承其甲乙之次  
於是集賢以聞有旨特加薛公大真人之號領杭州  
路道教諸宮觀事主領住持大開元宮事自提點馬  
志和而下咸正其次序焉公器識高朗局度弘曠履  
貴盛而能謙處滿盈而能虛以故歷事累朝昭被帝  
眷躬輔玄教光揚祖風至其應物接人尤不滯於形  
迹上而王公顯人下而韋布寒士遇之以禮曾無間  
然性好施予祿廩雖厚未嘗周其用也其所爲詩閑  
遠典雅爲世所傳賞扁居室曰玄覽且以自號晚歲

寄傲溪山間又號溪月散人平居戴華陽冠白羽衣  
朱顏鶴髮爽氣生眉睫間洒然樂方外之趣望之者  
以爲真神仙也嗚呼若公者之高節軼槩誠無愧乎  
古之真人者乎是宜爲銘銘曰

老子之道棄崇執謙蓋盈留虛抱一不二不爲物先  
能安以舒爲而無爲損之又損何有何無維修於身  
其德乃真爰與道俱猗歟真人情冲氣和列仙之儒  
服勤王家致力祖庭功常有餘出入內外翼贊玄化  
助宣皇圖光而不耀動而能靜其行徐徐 帝曰汝  
來陟降左右玉珮璫裾蔽自淵衷便蕃賚予恩優禮

殊號以真人 帝命有赤彤于贊書真人杭言名忌  
恭甚臣實逖疏維是微稱孔閑且頌匪臣宜居願歸  
奉祠以祝鴻釐以逸微軀亦旣歸止葆精養粹味道  
之腴維謙維虛滌除玄覽與天爲徒謂將逍遙後天  
不老胡不少須奄棄塵世其神何之紫府清都玉塵  
之山冠劍所藏閔茲幽墟揭辭揚芬載勒貞石永世  
不渝

書

上平章札刺爾公書

某年月日布衣金華王禕再拜獻書平章相國閣下

王忠文公集卷之十一  
十  
禕惟今日王公大臣。天子所與共政而列於朝廷之上者亦衆矣。然以元勳世臣之貴備道德文儒之懿而以天下文才爲意汲汲焉扶持對植甄錄造就之者則未有若相國者焉。此天下之士所以莫不趨走而願附于門下也。禕東澗之布衣它無技能徒以讀書著文爲業頃來京師殆欲出所長以自見苟非王公大臣有以扶持對植甄錄造就之其能有所表著乎。瞻望門牆及茲兩載顧猶逡巡而不敢進者呈身識面古人之所難也。然今士之附于門下者不爲少矣而禕也獨逡巡而不敢進是自絕于門下也。求

進矣而禕也不自別於其間豈歎非禕之志哉亦相國之所賤也是用誦其所聞以求察於下執事伏惟相國少垂聽焉。禕聞國家之所以爲國家在人才而人才之所以爲人才在國家何也。天下之事其本末鉅細重輕煩簡至不一也。非人才爲之用以經綸施張之安能成天下之務乎。人才之衆或富於問學或深於文章或優於才或高於行或精於一藝或長於一能至不齊也。非上之人有以養育獎拔之安能成天下之器乎。故曰國家之所以爲國家在人才而人才之所以爲人才在國家豈非然哉。然則國家人才

豈非相資而成者哉故嘗考近代所以養育獎拔人才之道矣以爲人才難得而且難知也非博采廣求而多畜之不足以盡天下之士故先館閣以爲養才之地其進之之塗有三而大臣薦舉居其一士之有問學文章材行藝能者皆於館閣乎蓄而優游養育以獎成之故當其時兩府闕人則取之兩制兩制闕人則取之館閣而凡館閣之士上焉者皆傑然爲時名臣其次則不失爲佳士足以爲時用是以上無乏才之嘆而下無遺賢之嗟也我國家之制設學校科舉以待天下之士而士之出於山林巖穴間者不必

由於學校負瓌奇特傑之器者不必由於科舉故仍有薦舉之法焉士之以布衣而入館閣由館閣而登臺省者徃徃而是可謂盛矣自頃者薦舉之法廢不復行館閣用人一切拘於常調布衣之士始無所於進矣然猶幸王公大人以人才爲意如相國者爲之依歸士之有問學文章材行藝能凡一長可自見者皆得以自附於門下不遂至於棄滯故雖以禕之賤微亦不自揣量輒欲自附於門下士之列踰涯犯分之罪有不復避也夫其不自揣量敢犯是踰涯越分之罪者誠以相國坐意於人才爲足恃而禕亦竊恃

其譏能薄技或足自効於下執事也相國儻不賜隔  
絕少加收用使之優游自得以有成則其作為文章  
上以黼黻皇猷下以道古今而譽盛德寧能無一日  
之長而遂已乎禕嘗觀乎前史漢以下稱良相者莫  
如唐之房杜而傳之所稱不過謂其聞人有善若已  
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收叙不隔  
卑賤而已今相國以元勳世臣之貴備道德文儒之  
懿而房杜之所以爲相者又兼有之則天下之士其  
仰望於門下當何如哉惟相國重念國家之所以立  
在人才而益以天下人才爲意不以禕之卑賤爲陋

而養育以獎拔之則豈爲禕之幸將天下人才皆以  
爲幸矣冒干尊崇進退惟命禕再拜

上蘇大叅書

某年月日金華王禕再拜叅政相公執事禕聞之文  
之在天下有載道之文有紀事之文六經之文載道  
之文也而書春秋於六經則專於紀事紀事而道載  
焉雖謂之載道可也自春秋內外傳史記而下世遂  
鮮有載道之文而代史百家之述作無不專於紀事  
矣然則紀事之文誠不可視載道之文而易之而世  
顧恒以紀事不若載道者何哉試嘗論之爲文而善

於紀事者必其言足以綜難遺之蹟蹟足以終難明  
之狀狀足以發難顯之情情足以著難隱之理而又  
其爲言也必簡而該精而覈深而易通直而不肆典  
實而無浮華平易而無艱險斯可以謂之文而猶未  
也文有體其爲體常不同故無定體而有體必其  
大體純正而明備而後足以成乎然天下古今之善  
於此以自成其家者固未始數數然也嗟乎紀事之  
文其亦可謂誠難也矣禕年十五六即學爲文聞諸  
父師以謂作文莫難於紀事紀事莫難於造言故其  
於文凡人物之言行功業制度之本末後先喜於論

錄而於雕刻言語尤切自力旣而自惟言者心之發  
也言之工由乎心之巧心有知矣則於言不患乎不  
工故自學文以來今又十有五年其於爲文凡言之  
工否有不暇計而所慮者人物之言行功業制度之  
本末後先有不能盡其詳將見於文真實謬亂將無  
以取信於世故早夜疚心惟欲就文獻之所在而求  
教焉求之方今以宏材碩學膺一代文獻之任者執  
事而已自禕幼時讀國朝文類即有以知執事之志  
之所存何者文類之書非徒文也人物之言行功業  
制度之本末後先皆於是乎載以及執事侘所爲文

莫不皆然故知執事之文志於紀事者也言足以綜  
難遺之蹟蹟足以備難明之狀狀足以發難顯之情  
情足以著難隱之理者也其言簡而該精而覈深而  
易通直而不肆典實平易而無浮華艱險而又其大  
體純正而明備者也故論者謂國朝之文惟柳城姚  
公清河元公蜀郡虞公金華黃公以及執事皆自成  
其家而禕竊謂執事之於紀事實過之是則執事之  
文固海內學者士大夫所取法况禕之有志于斯汲  
汲焉早夜疚心欲求教於文獻之所在者其為旼戴  
慕戀當何如耶頃者執事叅政江淞禕方從黃公留  
京師及執事被命召還而禕又就試南歸無由拜瞻  
道德之光拱聽議論今者使節復蒞浙省禕居浙東  
實隸部內輒敢忘其貴賤之分冒昧求見書以爲之  
先而進拜之資有鄙野之文十篇同獻執事倘以爲  
可教効所長於左右以遂其求教之志則其於文或  
者不致真實謬亂可以取信於世而因以文章家知  
名者執事造就之賜也是故大臣之事以報國爲先  
而造就人材即所以報國執事於今可謂國之大臣  
矣造就人材執事事也幸執事圖之禕再拜

上丞相康思公書

某年月日布衣金華王禕再拜獻書丞相閣下禕聞天子之職莫難於任相人臣之職莫難於爲相夫爲相之難非難於承平之時而爲於天下多故之時爲難天下多故之時爲之非難而能使天下之勢危而復安壞而復完爲尤難矣惟我國家之有天下極海內外罔不一家自古有天下之盛莫盛於茲疆宇混一殆且百年肆今天子在位日久致治之盛文恬盜嬉然而豐亨豫大者艱險之基宴安逸樂者憂危之兆乃自北歲下戈並起海內糜沸朝廷之綱紀因之而凌遲邦國之用度因之而匱乏天下之勢日久

於弊昔之安者從而危完者從而壞天下之多故遂莫甚於此時矣天子慨然念天下之勢莫重於東南亟圖有以輯綏之一相之任尤難其人於是閣下以元勳世胄豐功茂德之大臣簡在帝心受命爰立行省江浙以膺保釐之寄允招降討逆賞功伐罪一切軍國之務悉許承制而行自國家衆建行省以來分相於方面者衆矣而秉鈞當軸之專未有如閣下者何者不能任相不足以盡天子之職而任之不能專則亦不足以盡任之之道况乎天下多故之時不專以任之而望其功業之成就難矣今者元勳

世胄豐功茂德之大臣無或右於閣下也 天子所以舉東南方面之重一委之閣下而置不問者夫亦盡任相之職而已故自閣下之蒞鎮政教更始恩威並宣弛之張之與時宜之兩年之間訖使東南之勢危者將遂安壞者將遂完駸駸然日趨於無事當是之時人見閣下爲相之難而閣下處之曾不以爲難者豈有他哉亦不過盡爲相之職而已 天子盡任相之職於上閣下盡爲相之職於下上下相成如此天下不復致承平之盛者未之有也雖然古語有之泰山不讓微塵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

其深閤下之爲相爲人之所難爲功業將已成就而草茅之士如禕之陋微猶欲有陳於閣下閣下其亦過聽而曲採之乎禕之所陳其瑣細屑末之事未易悉數而其大者有二焉一曰固結人心二曰總攬政權人心攜貳而不陰有以固結之政權紛更而不明有以總攬之皆足以爲相業之系閣下不於此焉深加之意則其所成就方之古人或者其猶未至也古之善爲相者三代而下莫如諸葛孔明漢之蕭曹丙魏唐之房杜姚宋不數焉然迹其所以度越於人人者實在於開誠布公信賞必罰而已自今觀之其曰

開誠布公者固結人心之本也其曰信賞必罰者摠攬政權之要也二者爲相之先務而閣下固未嘗不巳行之而區區猶以爲言者誠冀閣下持之以久而不倦濟之以斷而不疑天下雖將復致承平不以爲巳至而遂巳也如是則閣下相業之成就將匹休古人豈惟方之孔明而無媿且與二代之相伊傅周召之流並馳爭驅而不知其孰先孰後也夫以閣下以元勳世胄豐功茂德之大臣受天子委任之專而又爲相於天下多故之時不以爲難如此是皆古人爲相者之所難能兼處古人之所難而成就乎古人之所必至閣下力行之功至是將不容但巳而固何暇於區區之言顧乃不能自己冒陳於閣下踰限越分之罪不復避者其亦大馬之誠而已伏惟特加裁察而圖所以進退之禕再拜



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圖書館藏

